

倫界

20天

张来昀 /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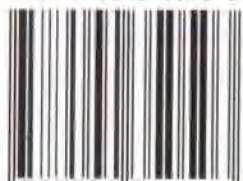
追溯 20 天刻骨铭心的历史剧变
揭开一个深藏心底的机密故事
再现一出诡秘莫测的生死较量
勾勒一段悲情男女的爱情命运

中国  广播电视出版社

临界 20天

1945年7月26日“波茨坦公告”的发布，让汪伪分子们感到惊恐万状。中共地下情报员王峻如以日伪特务机关骨干身份作掩护，凭着超人的智谋与胆略，周旋于一个个心怀鬼胎、尔虞我诈的特务分子之中，与豺狼相伴，还要面临“温柔陷阱”的考验和死亡的威胁。是“重庆人”还是“延安人”，是圈套还是陷阱，是抗日斗士还是亲日分子，迷雾重重，使人难识“庐山真面目”。……随着日本军国主义末日的到来，一切都真相大白，人物的命运也发生着巨大的变化。

ISBN 7-5043-5050-8



9 787504 350503 >


ISBN 7-5043-5050-8/1·687

定价：19.00元

临界

20天

张来昀 / 著

中国  广播电视出版社
CCTV PUBLISHING HOUSE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临界 20 天/张来响著. —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2006. 11

ISBN 7-5043-5050-8

I. 临... II. 张... III. 长篇小说 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76941 号

临界 20 天

作 者	张来响
责任编辑	聂珊珊
封面设计	伍克润
监 印	陈晓华
出版发行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电 话	86093580 86093583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真武庙二条 9 号 (邮政编码 100045)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涿州市京南印刷厂
装 订	涿州市新华装订厂
开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字 数	250 (千) 字
印 张	9.75
版 次	2006 年 1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43-5050-8/I·687
定 价	19.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1945年7月27日至8月15日，中国抗日战争即将走完最后艰难的历程，世界人民即将迎来反法西斯战争全面胜利的一段短暂时光。7月26日，美英中三国发表波茨坦公告，敦促日本无条件投降；8月15日，日本天皇通过广播发表“停战诏书”——这段时间正好20天整。



1	暗夜	1945年7月27日	星期五	1
2	刑审	1945年7月28日	星期六	19
3	揣测	1945年7月29日	星期日	31
4	较量	1945年7月30日	星期一	49
5	怀疑	1945年7月31日	星期二	67
6	试探	1945年8月1日	星期三	85
7	纠缠	1945年8月2日	星期四	99
8	圈套	1945年8月3日	星期五	115
9	斗智	1945年8月4日	星期六	129
10	周旋	1945年8月5日	星期日	145

MULU 目录

- 11 上钩 1945年8月6日 星期一.....161
- 12 虚惊 1945年8月7日 星期二.....177
- 13 图谋 1945年8月8日 星期三.....193
- 14 交锋 1945年8月9日 星期四.....207
- 15 掩护 1945年8月10日 星期五.....223
- 16 折磨 1945年8月11日 星期六.....237
- 17 挣扎 1945年8月12日 星期日.....255
- 18 告密 1945年8月13日 星期一.....273
- 19 崩溃 1945年8月14日 星期二.....285
- 20 胜利 1945年8月15日 星期三.....297

1. 暗夜

1945年7月27日 星期五

细微的故事在无情而快疾的历史中发生——“波茨坦公告”发布，美国先后对广岛、长崎投下原子弹；苏联宣布对日战争。除了少数人外，许多人不知道长期艰苦的战争行将结束，眼前的一切就将发生天地颠倒的突变。

这是一个十分闷热的夜晚。空气像凝滞了似的，一丝风也没有，树叶纹丝不动。整个上海像是被放进了烘箱炙烤一般，热得让人喘不过气来。这时，清脆的海关大钟“当当当”地响了十二声，1945年7月27日这一天来到了。

德国战败后，手中筹码不多的日本人就像一个输红了眼的赌徒，仍在做垂死挣扎。由于实行了灯火局部管制，整个黄浦江一片漆黑。只有江面上摇曳着的一些船灯还在闪着鬼火一样的微光。从这些微弱的灯光中隐约可以看见日本舰队黑黑的船体和乌黑的炮塔。突然，寂静的江面上响起一声沉闷的汽笛声，一艘日军的巡逻艇离开江面，发出哗哗的声响。在一闪一闪的信号灯中，可以看见日本的膏药旗在江面的热风中飘忽。

在防守严密的南市监狱，哨兵在岗楼上眼若饿鹰似的盯着这座堡垒般的建筑，刺刀和钢盔在灯光下发出幽幽的亮光。

狭小的囚室里酷热难当，像一个闷热的蒸笼。从梦中醒来的难友老陈整个上身都像是在水里蘸过了似的，额头上全是汗珠。

老陈回忆起自己刚才所做的一个梦，在梦里他听到那个叫“大牙”的狱警打开囚室的门在叫一个个难友的号码，被叫到名字的难友，向大家告别。因为他们知道这就是永别了。“3、4、9……出来！”老陈梦到那个“大牙”在叫自己的名字……一下子就惊醒了。他来到牢房的那扇小窗户跟前，看见许多牢房的小窗口上都出现难友们紧张担心的脸。最近，监狱加紧了处决抗日人士，每天晚上，都有抗日人士被押解出去，昨天就有一名叫老吴的难友被处决了。老吴临刑前说的话还清晰地响在老陈的耳边：“拜托老陈记住，我老吴就是共产党，我是新四军，日本人快完了——他们不杀我杀谁……”

在这个闷热、无风的深夜，谁又将被暗中杀害？难友们担心着，惊恐着，为自己也为他人。

尚格云顿咖啡馆坐落在上海外滩的领事馆路。这是一幢西式建筑，窗外是波光粼粼的黄浦江。咖啡馆的天花板上有一金碧辉煌的大吊灯，大吊灯上一串串水晶缨子垂下来，光线迷乱而璀璨，令人产生一种置身迷幻境的感觉。大厅里流行音乐时抑时扬。与这醉生梦死唯一不协调的是墙上贴满了日伪的宣传画，宣传画上用粗体美术字写有：“努力建立大东亚共荣圈”、“一致奋起，协力政府，共济时艰”等文字。

午夜已过，这里的顾客已经不多，留下来的看上去都是闲极无聊的人。他们有的呷一口饮料，有的喝点混合酒，有的干脆呆坐着，聆听着软绵绵的歌曲或者粉饰日军的战场报道。由于天热，咖啡店门窗大开，店里也开着电风扇，把那几个客人吹得头发乱蓬蓬的。

咖啡馆的收音机开着，店里的男招待在扭收音机的频调。音乐、歌曲以及单调的新闻不断地变来变去，一会儿是日语广播和日军军歌，一会儿又是华语和流行歌曲，一会儿又听到英语广播。

“换一个频道！”不知道是谁嚷了一句，“老是这些新闻，没有一天不取得胜利的，烦透了！”“嘘……莫谈国事、莫谈国事！”一个经理模样的人把手指竖在唇边，做了一个小声的姿势，回头吩咐男招待，“快，换其他节目听听。”于是，男招待开始不停地拨转着调波钮，收音机里发出“叽叽喳喳”的杂音——华语、日语、英语各种语言以及各种音乐歌曲。

“吵死了，继续换！”顾客说道。男招待不得不继续把调着收音机的

旋钮。收音机里突然收到了国民党重庆电台的播音，那特有的缓慢女声正抑扬顿挫地播送新闻：

……余等：美国总统、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主席和英国首相，代表余等亿万国民，业经会商，并同意对日本应予以一机会结束此次战争。……即将予日本以最后之打击……

所有的顾客都竖起耳朵仔细聆听：“……彼等军事力量受所有盟国之决心之支持及鼓励，对日作战，直至其停止抵抗为止……”

突然，外面隐隐约约传来一阵警报声。经理慌忙走过来斥责男招待：“快关掉！你们找死啊！在这里偷听重庆电台！你们都有几个脑袋？！”“啪”的一声，男招待把收音机关了。

一名男子坐在吧台上。他大约二十七八岁年纪，高个子，宽肩膀，细腰身，高鼻梁，眉宇间透出一股机敏。他把一件雪白的衬衫扎在裤子里。此刻，他正把玩着手中的酒杯。酒杯里面有小半杯红葡萄酒。随着酒杯的倾斜，里面的红葡萄酒也在晃动，在昏暗的灯光照射下散发出奇妙的效果。男子微笑着，仿佛这晃动着的液体能带给他无比的快乐。

咖啡馆的门“吱呀”一声被推开，一个身穿格子衬衫的醉汉跌跌撞撞闯了进来。醉汉来到吧台前，向招待比了一个手势，招待走过来问：“先生要点什么？”

“要一杯黑咖啡。”醉汉说话间用醉眼打量了一下周围的人，坐在一旁的那青年也和醉汉略为对视了一下。

招待说：“对不起，先生，没有黑咖啡，要不点别的？”

醉汉不悦：“什么！没有黑咖啡？”

“我们有威士忌、有清酒、有苏打水、有……”

醉汉大声说：“就只要黑咖啡！”

“对不起，先生。”

醉汉火了：“什么对不起，你以为我不付钱吗！”说着从裤兜里掏出钱，“啪”的一下把钱拍在吧台上：“老子有钱……快……”他掏钱的时候，无意间带出一个纸团，纸团掉落在地上，但是没有人注意。

晃动酒杯的男子也掏出钱包，他取出钱轻轻地放在吧台上，说道：“结账。”不小心，他把钱包掉在地上。他站起来弯腰到地上拣起钱包，顺便把醉汉掉的纸团也拣起来塞入口袋。男子转身向外走去。

外面警车的警报声音越来越尖厉、刺耳。

男子走出尚格云顿咖啡馆，突然，他看到一个戴凉帽的人向这边走来，男子马上低下头与那个戴凉帽的人擦肩而过。那人下意识地回头看了一眼，感到似乎眼熟，可是等他再次回头看时，那青年男子已经拐弯不见了。

一辆黑色的警车悄悄驶到门口。戴凉帽的人用手打了一个响指，车上下几个便衣警察，飞快来到他跟前。他摘下凉帽，露出一个头皮发青的光头。他问其中的一个便衣警察：“我刚才看到一个人从咖啡馆出来，你们看到了吗？”被询问的便衣警察感到莫名其妙：“没有注意，诸先生，你看到谁了？”

被称作诸先生的人拿着手中的凉帽一边扇着，一边说：“我好像看到六处的王峻如了！”

“王峻如？难道他也知道今天晚上的行动？”便衣警察问。

“不，他不知道。好了，先不谈这个。大家听着，”诸先生压低了声音：“我们今天抓捕的对象就在里头，就是穿格子衬衫的那个，千万别打草惊蛇，看我的眼色行事。”便衣们纷纷点头称是。

刚才与他擦肩而过的那个男子正是王峻如。王峻如并没有走远，他从小巷后面绕了一个圈子来到尚格云顿咖啡馆斜对过的一个街角，紧张地关注着咖啡馆里发生的情况。

那光头名叫诸正，人称“冷血杀手”。王峻如不知那诸正要干什么，他为在咖啡馆里的那位“醉汉”捏着一把汗。

诸正率领几个便衣依次进入尚格云顿咖啡馆，向着那名穿格子衬衫的醉汉逼近。诸正来到醉汉旁边，他上下打量着醉汉。醉汉傻呵呵地对着诸正傻笑。诸正沉着脸问道：“你姓刘，叫刘振泉，对不对？”醉汉醉醺醺地点头：“我姓刘，你是谁？”

光头诸正对左右使了一个眼色，便衣突然上前抓住了醉汉，另一个人开始搜身。客人们全都惊呆了，目瞪口呆地看着。有人站起来想溜走，诸正喝道：“不许动，谁也别走！”他这一声喝，把大家都吓得重新坐下了。便衣们把醉汉口袋里所有的东西都翻了出来，放在桌上，包括随身携带的杂物、皮夹子、钥匙、手表、手帕等。

咖啡馆里的人都胆战心惊地看着这一幕，经理也战战兢兢地躲在

边。便衣特务们开始四处搜查、翻动。所有的客人都被赶往墙角，他们全被搜身。

醉汉一溜歪斜地说：“你们……干什么？”诸正上前闻了闻他的衣服，然后一把抓住醉汉的脖领子说道：“你根本就没喝酒，你只是把酒倒在衣服上，快说，你到底是不是刘振泉？”一个便衣从醉汉皮夹子中取出一张“市民证”，上面有“刘振泉”三个字。诸正脸上现出狞笑，他一松手，把醉汉一搽，“带走！”诸正及其手下把刘振泉押了出来，推上警车。车门“砰”的一声关上，车开走了。这一切被躲在尚格云顿咖啡馆对面暗处的王峻如看在眼里。

黄浦江江面上又传来一声沉闷的汽笛声。王峻如转身消失在黑暗中。

诸正将刘振泉直接带到看守所连夜进行了审讯。

此刻的刘振泉已经完全没有了醉意。他面目清瘦，身材消瘦，嘴角上挂着一副调侃似的微笑。

诸正拍了一下桌子，大声喝道：“说，你的真实姓名，你的任务是什么，你的接头人是谁！”刘振泉说：“我叫刘振泉，没有任务，也不知道什么接头人。”他脸上毫无表情。

诸正嘿嘿地干笑了两声，“哼！别以为拖延时间就可以让我拿你没办法，我们有的是办法！你应该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吧？”他用手指了一下四周，不大的审讯室里，靠墙有刑具刑椅，有老虎凳、水桶、皮鞭、麻绳……一个职业打手移动移动身体，站在一边看着刘振泉。诸正不慌不忙，又点上了一支烟，吐出浓浓的烟圈，然后，对打手点了点头，打手立刻拿起皮鞭，劈头盖脸抽向刘振泉！刘振泉咬紧牙关忍受着身体所经受的痛楚。一鞭、两鞭、三鞭……直到把刘振泉打倒在地，打手终于住手，皮鞭上已经沾满了血迹。

刘振泉趴在地上，裸露的后背上已是血肉模糊，鲜血一点点渗出。打手把他抓起来搽回到座位上。诸正又嘿嘿地笑着，不阴不阳地说：“何苦呢？为别人卖命！——我再给你五分钟时间考虑，说，你拿到的是什么情报？送给谁？你的上头是什么人，下面又是什么人？我们会为你保密，这是我们的规矩。你只有五分钟时间。”

刘振泉抬起头，“呸”地吐出一口血痰，然后就是沉默。

王峻如回到自己的住所。他住在一栋石库门楼房二楼朝南的房间，他走进房间，打开电灯，从鞋底取出那个小纸团，这是一个小信封，信封上有两个字——“绝密”，还有一行阿拉伯数字和英文字母。王峻如正要展开看时，突然响起一阵敲门声。他吃了一惊，忙把纸团重又塞回鞋底，问道：“谁？谁啊？”“对不起！王先生，打搅你了，是我！”门外传来对门康先生的声音，他放下心来。

“是康先生吗？什么事啊？这么晚了？”

“不好意思，王先生，火柴用完了，我想借盒火柴，点个蚊香。”

王峻如拿起桌子上的火柴，打开门。康澜穿着短裤背心，头上搭着一条湿毛巾站在门口，手里正拿着个大蒲扇不断扇着。王峻如把火柴递给这位住在自己对过的邻居——恩派亚电影院的放映员康澜。康澜接过火柴，笑着连声说道：“谢谢，谢谢！今天真热，一点风都没有，最要命的是蚊子还不休息。哎，你不去楼下冲个冷水澡？”

王峻如说：“是啊，是啊，实在太热了，一会儿我去冲个澡。”说着随手抓起一把扇子，使劲地扇了起来。康澜很有礼貌地又说了一声：“谢谢，王先生。”转身回去了。

王峻如关上房门，回屋迅速把那封信打开，看完后，把它藏了起来。他开始脱衣服，拿毛巾肥皂，下楼去卫生间洗澡了。

康澜一大早就来到恩派亚电影院，准备早早场的电影放映。放映间里狭小而闷热，但是这里却是康澜独立的小天地。他打开一架铜质扇叶的风扇，开始倒胶片，有这架风扇吹着，康澜觉得凉快多了。

“老康，有人送片子来了！说是新电影！”有人在楼下喊。

新电影？今天没有说有新电影要送来呀？康澜感到纳闷，难道自己记错了？康澜忙从小窗户伸头往外喊：“知道了，我马上下来！”他快步而下，看见楼下的台阶上放着一个帆布片袋，但是却不见平时一直来送片的人。老康向四周看了看，没有一个人影。他想，也许送片人有急事先走了吧，于是便拎着片袋走上楼回到放映间。

康澜从袋子中拿出电影拷贝，他发现有一个片盒上写着“3”，但是

却没有片名，上面有字迹模糊的俄文字母。康澜觉得奇怪，打开一看，里面有满满一卷胶带，并没有什么异样。他动作熟练地把全部胶片倒到头。

“老康，老康！”门外传来少年沈小昆的声音。小昆是康澜的好朋友，是个孤儿，今年19岁。他聪明、机灵，平时总爱歪戴着一顶破草帽，嘴里喜欢吹吹口哨，翘起的小鼻子显得调皮而又滑稽。他总是在附近的麦高包碌路菜场混吃混住。

“进来！”康澜大声地答应着。门开了，小昆羞涩地进来，后面还跟着一个金发碧眼的姑娘。这姑娘大约十七八岁，长得很秀美，瓜子脸，细长整齐的眉毛，两只蓝色的大眼睛像湖水一样清澈，一头金色的卷发顺着光洁的额角波浪似的披垂下来。她躲在小昆的背后朝着康澜微微一笑。

“哟，是丽莎啊，”康澜连忙招呼，“快进来。”

“不了，老康，丽莎想看电影，可是，我们没有钱买票……”小昆说。

“那就进去看嘛，跟检票员说一声，是我让你们进场的，不就得了？早场，反正也坐不满……”

“哎，谢谢你，老康！”小昆和丽莎欣喜雀跃，立刻跑下楼去。

康澜看着丽莎的背影，羡慕地说：“臭小子，还真有艳福。”

小昆和丽莎来到楼下放映厅，选了一个空位坐下。这时影片的开头已经放完了，接下来有一个换片的过程。可是这时银幕上出现的却不是原先的故事片，却是“莫斯科纪录电影制片厂”的片头，观众们不由得发出惊异的声音——“啊？”接下来观众们互相发问：怎么回事……

小昆也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是这样的影片？丽莎轻声问：“这就是你说的新电影吗？”小昆说：“不对啊，和海报上的不一样啊？”

观众议论的声音越来越大。楼上放映间里，康澜听到楼下场子里发出越来越响的声音，还有观众喊道：“喂喂喂！——这是什么电影啊？”他感到奇怪，就趴在放映窗孔往银幕上看，顿时惊住了！

就在人们议论纷纷的时候，丽莎却看入了神。

丽莎是一名犹太姑娘，法西斯迫害犹太人的时候，她逃到了上海。由于在上海居住多年，她已经会讲流利的中国话。这时，她一把抓住小昆的胳膊：“快瞧，这是华沙，这是波兰！你看！是华沙，是我的老家！”

画面上出现一大群面容憔悴的男女老少，出现了集中营……接着是

苏联红军的反攻。在 140 多盏大功率探照灯的照射下，苏军的上万门大炮发出怒吼，红军的轰炸机在德军阵地上倾泻下成千上万的炮弹。沿奥德河与尼斯河一线，惊天动地的爆炸几乎将大地撕裂，弹片裹在灼人的烈焰中冲天而起。势不可挡的红军战士攻克了被称为“柏林之锁”的沼泽高地，苏联红军又全线突破了奥德河与尼斯河防线。4 月 30 日，苏军攻入波茨坦广场，在柏林国会大厦的圆形拱顶上升起了苏联国旗，希特勒失望地自杀……丽莎看呆了，她屏住呼吸，全神贯注。画面上有一个人在红军战士当中一晃而过，丽莎睁大眼睛看着，她发现这个人那么熟悉，好像是自己的哥哥，刹那间丽莎激动得热血沸腾。

电影放映完毕，银幕上恢复为一片白光，所有人都站了起来，都不说话，过了一会儿，观众们发出欢呼。他们叫好，惊叹，诧异，声音简直把整座影院都震动了。这是一部记录德国法西斯彻底失败、苏联红军攻占柏林的纪录片。灯亮了，康澜神色紧张下楼走进场子里来，他问：“怎么了？出什么事了吗？”

有人说：“正要问你呢，从哪里来的这个片子？”也有人说：“放下去啊？怎么不放了？这是苏联电影，拍的是法西斯完蛋！希特勒自杀！德国投降！盟军大会师！真是太精彩了！”

“哦，对不起，对不起，我搞错了，请大家继续看电影。”康澜说着急忙冲上楼去。

丽莎激动得热泪盈眶。她的感情像潮水一样汹涌澎湃，怎么也平静不下来。她抓住小昆的手，用颤抖的声音说：“小昆，我在电影里看到我哥哥了……从奥斯维辛集中营出来，他原来还活着……”

“什么？”小昆难以置信，“丽莎，你真的看到你哥哥了？”

都市的早晨，汽车嘟嘟的喇叭声，自行车叮叮当当的铃声，小伙子急匆匆的脚步声，霎时构成一组清晨交响曲。在上班的洪流中，王峻如来到他供职的特务机关。这是一处没有标明单位招牌的三层小楼，它坐落在静安寺的极思菲尔路上。

王峻如心里一直担心着刘振泉，不知他怎么样了？诸正一定会对刘振泉施刑的，他一定受苦了。王峻如这样想着走进了自己的办公室。

会议桌上有一份文件，上面有中文和日文，标题为《关于协助安排大

日本国派遣军伤疗人员在上海医院就医诸项事宜》。王峻如的上司高平匆忙走进来，他抬起手腕看看表说：“峻如啊，乔先生是今天会议的主持人。另外，日本几处驻军医院的院长也要出席，你去门口接一下。”

“是，高先生。”王峻如说罢向外走去。

高平四十多岁，是一个酒色之徒和花花公子。他长得很有特点：脸上的每一部分几乎都是圆的，圆下巴，圆鼻头，圆眼睛，就连两道眉毛，也是很规则地往下弯，像是圆规画出的两道弧。高平刚才说的乔先生全名叫乔森，他原本是国民党的一位失势元老，现在是汪精卫政府某处秘密特务机关的负责人。

会议室电话铃响了起来，高平抓起电话夹在圆下巴下：“喂，我是高平……喔，原来是你老兄啊……我在忙什么？当然是开会呀……怎么不见你人影啊？……什么内容？老一套，说日本人本土又挨炸弹，又有一大批伤兵要转到上海来……上海不就是太平嘛。呵呵……这不算，还要安排到上海的医院治疗……这还不算，医疗费要我们先垫着，反正就是个‘钱’字……你说什么？你来不了？那怎么行？这个会议你可不能请假，召集人是乔老！他找不到人，就要对我发火！……还有谁？日本人哪，好几所驻军医院的院长——你等等……”正说着，一位日本军队医院院长从门口走进来，高平见了，忙挂了电话，用日语问候致意，还学着日本人的派头，深深欠身行礼。院长一脸愁容，微微点头算作回礼。

会议室里的人越聚越多，大家小声地交谈着，都在等待会议的主持人——乔森，但是，迟迟不见乔森的人影。等候在外面的王峻如也走了进来。高平小声问王峻如：“乔老先生呢？”王峻如回答：“我刚遇到张秘书，她说乔老先生有事情不能来参加会议了。”高平惊讶地瞪起他的圆眼睛：“什么？不来了？这会议还得由他来主持呀——”

在上海西白赛仲路处，有一栋十分幽静的法国式花园洋房。洁白的墙壁，朱红的栏杆，干干净净的甬道，整整齐齐的花木，显示出这座洋房刚刚经过细心的整修。这里就是乔森的住所。这座洋房虽然很大，是一座二层的楼房，但是仅居住着乔森一个孤家寡人。他还有一个用人和一个时常来汇报工作的张秘书。

这时，乔森坐在自己的书房兼休息室的一张藤椅上，他身子骨精瘦，

显得不怎么健康。乔森正没好气地在接听高平打来的电话：“医院的事？我知道了，你让张秘书把文件送来就可以了，我有点不舒服，我知道了。你主持会议不也一样吗？不不不，这是在表扬你，不是吹捧你。”乔森干笑了几声，把电话挂了，随后又把立柜上的收音机打开。收音机里传来中央社的重要新闻，播出的是《波茨坦公告》的内容：

……德国无效果及无意识抵抗全世界激起之自由人之力量，所得结果，彰彰在前，可为日本人民之殷鉴。……必将使日本军队完全毁灭，无可逃避，而日本本土也必终归全部摧毁。……以下为吾人条件，吾人决不更改，也无其他另一方式。犹豫迁延更为吾人所不容许……

乔森听着，脑门上沁出一层汗珠！他的手在微微发抖……“啪”的一声，他把收音机关了，在藤椅上躺下，一声长叹，又一声长叹，还不住地拍打着自己的脑门。

乔森的私人秘书张凤霞顺着机关底楼的走道往前走着，脚步清脆而雅致。张秘书是一个丰满而有几分姿色的女人。她奉乔森之命来机关处理一些文件方面的事宜。她走上楼梯，顺势理了一下自己的头发，把一缕飘出来的发丝塞到耳朵后面，不经意间，差一点和迎面走来的人撞一个满怀。她正要发怒斥责这个冒失鬼，抬头一看，眼前的人是王峻如，满脸的凤霜立刻化为和煦的春风，娇嗔道：“峻如，是你呀，吓了人家一跳。”

张秘书是一个丰满而有几分姿色的女人。她奉乔森之命来机关处理一些文件方面的事宜。

